

转载需注明出处

• 科学技术社会学 •

“卢德意象”正名的社会意蕴阐释*

陈红兵 陈玉海

(东北大学科技哲学研究中心, 辽宁沈阳 110004)

摘要: 贬损的“卢德意向”是指“卢德”是保守、落伍、反对进步的代名词, 甚至附有轻蔑、侮辱的情感色彩; 贬损的“卢德意向”有一个形成过程; 新卢德主义者从技术、政治、经济和文化心理等方面为“卢德运动”予以辩护, 为贬损的“卢德意象”正名。新卢德主义正名“卢德意象”的社会意蕴在于: 1) 挑战功利主义社会进步观; 2) 慎重对待技术变迁引发的社会失业问题; 3) 重视技术变迁引发的文化的冲突问题。新卢德主义正名“卢德意象”对于我国建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卢德运动 卢德意象 新卢德主义 社会意蕴

[中图分类号] NO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763(2008)01-0000-00

伴随着对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工人捣毁机器活动的研究、阐释, “卢德主义”、“卢德派”成为保守、落伍、反对进步的代名词; “卢德”一词甚至附有轻蔑、侮辱的情感色彩, 这就是贬损的“卢德意向”。20世纪后期, 新卢德主义者从技术、政治、经济和文化心理等方面为“卢德运动”辩护, 为贬损的“卢德意象”正名。新卢德主义为贬义“卢德意象”的正名有着深远的社会意蕴, 对我国当前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贬义“卢德意象”及其形成

狭义的卢德运动是指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因机器广泛应用而引发的一系列工人捣毁机器活动。对这场社会运动的性质, 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话语系统予以了迥然相异的评价, 这便是“卢德意象”的形成及转变问题。

1. 卢德运动与“卢德派”贬义的政治内涵

英国工业革命早期, 破坏机器的现象偶尔出现, 以后则越来越多。1811年3月初, 因诺丁汉地区一些工厂主削减工人工资, 愤怒的工人起来反抗, 捣毁了几个工厂的六十多台织机。当时, 这种捣毁机器活动与“卢德”名称并无关联。但到1811年11月, 诺丁汉的工厂主收到了以“奈德·卢德”将军 (General Ned Ludd) 或“卢德王” (King Ludd) 签名的、解释捣毁机器理由的书信。历史上狭义的“卢德运动”就以此为标志出现了。这场运动首先在诺丁汉地区爆发, 随后波及到临近的约克郡、兰开郡、德贝郡和莱斯特郡等地区。到1821年, 该运动的主要领袖纷纷被处以绞刑、流放或关押, 整个运动以失败告终。对于1811-1821年间发生的强烈抵抗新机器的运动, 英国资产阶级政府认定这是一场社会暴乱, 这场暴乱将损害英国国家利益, 英国资产阶级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最终镇压这场运动。因此, 从占统治地位的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话语来看, 卢德运动本质上就是一种对抗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倒退行为。^[1]

2. “卢德意象”贬义的文化内涵

捣毁机器、抵制新技术的活动并不是工业革命的伴生物, 而是有其悠久的历史。替代劳动的技术革新引起了早于卢德运动几个世纪的抗争。1453年, 约翰·谷登堡完成了对活字印刷的革新后, 抄写员行会使印刷术在巴黎的引进推迟了20年。在17世纪60年代, 荷兰南部的小生产者成功地反抗, 大幅度地减少了高效织机的使用。1811-1821年的卢德运动失败后, 同类运动并未终止, 只是没有以前剧烈和集中。19世纪法国南部和美国也发生了同样的反抗。^[2] 因此, 反抗机器的斗争在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是很普遍的

现象，但1811-1821年间发生的卢德运动却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卢德王”或“奈德·卢德将军”只是一种传说，可一提起这个名字就激发人们联想到破坏机器事件。

1811-1821年间的卢德运动不断受到学术界关注，如F. Peel的《卢德派的产生，宪章派和带锁抽屉》（The Risings of the Luddites, Chartists and Plug-drawers）(1888), J. Russell的《卢德分子》（Luddites）(1906)。到20世纪中期，纵然有学者认为破坏机器的活动是对某些类似经济萧条和食品价格上涨之类社会问题的症状反应，对卢德派面临的问题表示同情，也认为劳动者破坏机器作为争取权益的手段可以理解，但学术界对卢德运动根本上持否定批评态度，认为他们是不能适应技术发展需要的人，把卢德派看作是阻碍进步的力量，认为整个运动根本上说是场暴乱，是一种落伍行为，他们注定要失败。〔3〕

3. 贬意“卢德意象”的形成

政治话语对卢德运动性质的否定性确认与对卢德分子消极评价的学术话语的结合加速了贬义的“卢德意象”演变成更加广泛的公共话语。“卢德运动”在不断被研究和被阐释过程中，其涵义渐渐被引申用来泛指抵制新技术、不适应技术发展的人和运动，“卢德主义”和“卢德派”遂成为保守、落伍、反对进步的代名词，“卢德”一词在使用中有时甚至附有轻蔑、侮辱的情感色彩，贬损的“卢德意象”形成了。1959年，斯诺在其名著《两种文化》中提出了“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卢德分子”的论断，“卢德主义”一词的贬损之意足见其流传的广泛性。

二、新卢德主义者“卢德意象”正名

新卢德运动和新卢德主义〔4〕从名称看显然与历史上的“卢德运动”有密切关联。对新卢德主义者的深入分析使我们清晰地认识到两者之间不仅仅是“名”似，更在于新卢德主义者敢冒被看作“保守”“落后分子”之风险，直接挑战有近二百年历史的贬义“卢德意象”，为历史上的“卢德运动”进行辩护，为贬义“卢德意象”正名，这一行为及行为背后的立场与意图则构成新卢德主义思想内容之“实”。

1. 辩护卢德运动

新卢德主义者对历史上的“卢德运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文化历史研究，反映其主要思想的著作有B. 柏利（Brian Bailey）的《卢德的叛叛》、K. 塞尔（K. Sale）的《反抗未来——卢德派及其对工业革命的反抗》和《反对机器：文学艺术和个人生活中隐藏的卢德传统》等。在这些著作中，新卢德主义者从技术、政治、经济和文化心理等方面为历史上的“卢德运动”予以辩护。

K. 塞尔运用丰富的史料细致地探究了发生在1811-1813年间的英国历史上最剧烈的反抗机器的卢德运动，从反思和批判工业资本主义视角重新阐释了卢德运动，为其合理性予以辩护。塞尔指出，卢德运动的出现是两种不同世界观的斗争。19世纪卢德们的世界观是，以手工业行会、村落和城镇这样的工作生活条件基础，形成了注重工作、社区和家庭相互支持和稳固而又紧密联系的古老的、地方分权自治的世界观；卢德们的世界观受到了自由资本主义及其强加于“进步”观念之上的权力、资源、金钱和理性化融合体的威胁，老卢德们认为工厂主把新机器引入工作场所，不仅是对他们工作的威胁，而且也是对他们所热爱的生活和社会结构的威胁〔5〕。C. 格兰蒂宁强调，毁坏机器是世界观濒临崩溃边缘的绝望的人的最后挣扎〔6〕。J. 曼德尔在对卢德分子反抗行为予以肯定时指出，“卢德的态度在各种意义上都是智慧和远见的，他们反抗的是让他们强迫接受的新经济秩序，他们的反抗是因为他们预见到新经济秩序正毁坏其生活和传统，最终将会导致他们的世界走向毁灭。老卢德他们是对的，他们的反抗富有启发性。”〔7〕

2. 阐明新卢德运动合理性

20世纪后期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人类又经历一次高科技浪潮的冲击，对于这场高科技革命，新卢德主义者有其自己的独到看法，他们声称这是“第二次工业革命”。K. 塞尔认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就是指1971年芯片和微处理过程完善化带来的计算机数字化技术及由其作为主导技术而引发的众多新发明和对人类生活产生的广泛影响。K. 塞尔还指出，第二次工业革命出现了与第一次工业革命令人警惕的、相似的特征，他概括为六大特征〔8〕：

第一，技术强迫人接受。无论人们是否愿意，技术都按照其固有的逻辑来到人的生活中。第二，毁灭“过去”。高技术的社会摧毁了那些有助于社会团结和稳定的历史因素。第三，制造需要。激发需要而产生的技术进步最为有力地造就了消费至上主义。第四，国家为科技和工业发展充当服务的工具。现代工业政府放弃了自由资本主义的放任主义原则，国家政府积极干预科技和工业发展。第五，劳动者受到折磨。技术进步带来现代的失业问题，使劳动者遭受苦难折磨。第六，对自然的毁坏。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不仅是程度的问题，而且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导致资源枯竭、物种灭绝、掠夺和污染。

虽然新老卢德运动在实践上（行动的老卢德与认识论的新卢德）、目的上（为生存而战与为理念而战）、风格上（具有传统文化色彩与充分运用现代舆论宣传工具）和前途上（“完成”的历史与“向未来开放”）存在多方面差异，但是，伴随“卢德意象”的历史嬗变，老卢德运动到新卢德运动之间又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连续过程，两者之间又存在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基于对新卢德主义思想的分析，笔者从技术根源、政治经济条件、文化心理因素等方面阐明了新老卢德运动之间的联系〔9〕。

因此，新卢德主义者通过分析新技术革命的特征，揭示当代新卢德所面临的与老卢德相同的境遇，阐明新卢德主义出现具有合理性，同时也是为历史上的卢德运动进行着有力的辩护和正名。

三、为“卢德意象”正名阐发的社会意蕴

新卢德主义虽然揭示了很多有价值的问题并阐发了很多颇有见地的思想，但其立场观点并非完美无缺。他们对技术的很多观点是

“片面的深刻”，其思想总体上呈现出激进的反技术倾向、保守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特点，甚至具有“故托邦”的悲观色彩。尽管如此，新卢德主义正名“卢德意向”本身蕴含着的深刻内涵，对于中国社会转型期剧变的社会现实和当前和谐社会建设，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启迪作用。

1. 挑战功利主义社会进步观

新卢德主义为贬义的“卢德意象”正名，直接挑战了西方社会主流的功利主义社会进步观，表达了对启蒙的“进步”意识形态的批判。功利主义可被视为一种根据对人们幸福的影响来直接或间接地评价行为、政策、决定和选择的正当性的伦理、政治传统的名称。“功利原则指的是：当我们对任何一种行为予以赞成或不赞成的时候，我们是看该行为是增进还是减少当事者的幸福……，我说任何一种行为，因此不只是说个人的每一个行为，而且是说政府的每一个措施。”^{[[10]]}功利原则就是判断一种行为是正当还是非正当，不是考察社会的单个成员的幸福，而是要看它是否增进了总体的社会福利。功利主义占主导的现代工业社会必然产生了“社会进步的代价论”，即认为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是正当的，是值得的，这就是长期以来人们观念中的贬义“卢德意象”能够生存延续的根源所在。新卢德主义正名“卢德意象”，辩护老卢德运动，就是一种对现代社会基于功利主义基础上的“社会进步代价论”的一种反思、一种挑战和一种批判。C. 格兰蒂宁指出，“20世纪新卢德分子包括活动家、工人、社区居民、社会批评家、学者，他们都质疑那种鼓吹认为技术发展代表进步的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11]]}。

新卢德主义正名贬义“卢德意向”反映出的对西方功利主义社会进步观的挑战，这对我们深刻反思中国社会转型面临的诸多矛盾与问题有着积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一直凸现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思路。这一发展思路虽说更多反映的是人们对社会多年低效运转的一种极度不满以及对高效运转的一种强烈渴求，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功利主义社会进步观的端倪。2003年以来，我国人均GDP已突破1000美元大关^{[[12]]}。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在人均GDP由1000美元增至3000美元的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将达到一个拐点，各种社会矛盾凸显。从新卢德主义对西方功利主义社会进步观的挑战启发我们认识到，目前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侧重点在于，巩固改革发展的成果，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积极维护社会稳定，重构社会结构，完善社会组织，调整社会关系，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各组织的创造活力，化解各类矛盾和问题，努力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发展目标。

2. 慎重对待技术变迁引发的社会失业问题

新卢德主义者明确反对所谓的技术进步带来就业的说法，认为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指出，与宣称的情况正好相反，在全球范围内，技术都导致了大规模的失业、背井离乡和悲惨生活^{[[13]]}。J. 曼德尔说，“作为新卢德分子，我的工作就是简单地说明现在出现的失业问题就是受到机器的影响。机器人、计算机、生物技术是让工人多余的三种主要的原因。这些机器对人的替代被便利地叫做‘获得更高的生产效率’。在一种意义上机器的确提高了生产效率，但是机器也把很多人投向大街而流离失所。”^{[[14]]}

技术变迁与工人失业的关系，一般认为技术变迁并不是必然地导致工人失业。事实上，技术变迁也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新卢德主义也并不否定这一点。但他们认为，深入分析失业与就业所牵涉的具体人，问题就呈现出来了。他们对老卢德研究后指出，在使用机器的工厂中并不是那些有手艺的手工匠人，而是半熟练技能甚至无技能的人被廉价地吸收进入工厂工作。现代的研究也证明了新卢德的说法。技术变迁确实导致原有产业工业的失业现象的存在。研究引进西方科技对第三世界产生的影响，发现技术引进将导致第三世界本地科学事业的边缘化，以及对西方技术的依赖，对贫困群体产生极为严重的影响。大量的研究让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即西方进口技术是资本密集型的，这些技术不仅没有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而且对传统农业和工业中现有的工作机会起着严重的破坏作用。再如，农业增产计划即广为人知的“绿色革命”，的确为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带来了粮食大丰收，与此同时，也使得许多地区的贫苦农民的生活境况变得更加糟糕了。在绿色革命过程中，新技术只是给大型的、富裕的农场主带来了效益，而许多农户则被迫挤出了农业生产领域。随着大型农场主不断富裕起来，他们便开始投资劳动节约型技术，如拖拉机。于是，成千上万的农业劳动力丢了饭碗。另外，绿色革命导致的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使得第三世界农村地区妇女的境况更加恶化^{[[15]]}。

新卢德主义思想警示我们应慎重对待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失业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力推进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传统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但却没有很好地处理技术进步与产业工人失业的关系问题，甚至有意回避这个敏感问题，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危及到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因此，新卢德主义思想启示我们不仅要认识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性，更要以积极的心态和扎实的行动去实施科学发展观，切实解决困难职工的生活问题，推进整个社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实现更多的社会公平。

3. 重视技术变迁引发的文化冲突问题

新卢德主义从文化视角、站在对工业文明批判立场来理解19世纪的卢德运动并试图为之产生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他们强调，认为19世纪卢德们反抗的根源在于两种世界观的冲突，即以工匠技术为基础的传统工业文化与以机器技术为基础的工业文化之间的冲突，而不能仅仅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原因。新卢德主义还指出，卢德们的反抗很少被社会理解，因此，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人们放弃对卢德运动的否定看法，而采取更为开放的态度，深入分析这场运动的复杂的文化根源，更为全面地认识卢德运动。尽管新卢德主义对技术变迁如何引发文化冲突问题的分析不够细致，但他们对技术变迁与文化冲突关系的直觉把握是非常有启示意义的。新卢德主义的立场让我们想到著名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德对现代化的代价问题的分析。他曾指出，现代化过程中在政治、经济、家庭模式等方面都要产生重要的代价，其中主要的代价包括，工业化的演变破坏了旧的工作生产模式，减少了许多传统农业和手工业职业特有的安全感；失业和低度就业是工业社会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其数量远远超过了传统城市中的无业游民；现代化的实践进程总是普遍伴随着反现代化的骚乱现象^{[[16]]}。也许艾森斯塔德的这段文字正是填补了新卢德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缺陷。由此，我们认为，新卢德主义对19世纪卢德运动的正名的另一层意蕴在于，它使我们认识到，世界观冲突问题或文化价值观的冲突问题是一场不弱于政治革命的复杂的、深刻的、持久的有时甚至是剧烈的社会变革。因此，在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文化建设问题是我们应该越来越重视的问题。具体而言，首先，我们要认真对待对技术变迁引发的失业，应超越纯粹经济学研究，拓展到从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方面的综合研究；其次，深入细致地研究技术变迁通过哪些中介环节导致文化冲突，进而在研究文化冲突与大众的社会心理、社会行为的关系。最后，基于上述问题的实证性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减少技术进步带来的心理代价，促进大众健康的精神状态、文明的社会行为、良好的社会风尚，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健康发展。

* 基金项目：辽宁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J05009）

[收稿日期] 2007年9月30日

[作者简介] 陈红兵（1966—），女，江苏泗阳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技术哲学与技术社会学。

陈玉海（1967—），男，辽宁沈阳人，东北大学科技哲学专业博士生。

[1] K.Sale. Rebels against the Future—The Luddites and their War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M].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1995: 75.

[2] 罗伯特·杜普莱西斯著，朱智强等译.早期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3] A. Randall. Reinterpreting ‘Luddism’ : Resistance to New Technology in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Resistance to New Technology, edited by Martin Bau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57-75.

[4] 参见：陈红兵.新卢德主义述评[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1).

[5] K.Sale. Rebels against the Future—The Luddites and their War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M].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95.